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吳禮部文集卷十八

續金華叢書

題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昔昌黎韓公嘗思儀禮難讀讀之難故讀者少而善本亦少也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別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而朱子猶笑其不能正釋文之謬故其輯經傳集解考正文字詳著條下幸惠後學大矣許君益之點抹是書按据注疏參以朱子所定將使讀者不患其難獨不鄙夷而以下數時將一二小見特効之君或有取焉往復數年必欲無毫髮遺恨而後已本既定傳藏于家杜君原父令其徒蔣師文傳點君又見東萊呂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蓋呂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于上而注中多塗改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已見此非呂子不敢也考之呂集附錄從子喬年記呂子標抹書首出儀禮豈卽此本邪凡呂子所標抹必點句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鑑之類可證也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

皆有深意而所得之精多見於此愚因杜君而獲此又豈非幸歟顧未及示許君携以遠行暨歸則君已歿而不及見矣今所錄自喪服後缺其句讀與許君不同者除改字再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欲質而無從固所深恨然十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餘無不合益嘆君之精詣絕識使及見之當有以自信而世之未知君者於此亦可以見其學矣呂本雖非完尤當寶惜懼其久而放失也謹著標字于前而並列二家點句之異于後且序其所以然者若夫學者有志于古而求通聖人之制度而又究觀先儒之用心則有全書在

靈樞經後題

靈樞經卜占法也隋經籍志有十二靈樞卜經一卷其法用十二子上中下各四擲而布之視其所得之卦而斷之以其辭除陰漫無象卦凡一百二十有四繇辭古雅似焦贛易林南齊江謐嘗占得金盃玉盃之辭今見初吉卦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樞十二而星羅曰繇小而樞大兮何有顛沛今見卷首昇騰卦張宣公云其家

先魏公所藏其說甚有理以十二子驗陰陽奇偶之數若陰勝陽必不佳在靜江時旱卜云堂上流水堂下行舟已而果然今見陰掌卦上句作中庭水深文微異按其書有曰一本云云此或別傳也王伯厚紀聞引異苑謂出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愚謂此亦後人依託傳會今其書有商山四皓養性行道之言文成四皓並時安得有此知不然也宣公目之以有理而發明其說以見其所以靈非苟然者陰陽在天地間不可相無然聖人之於易也嘗崇陽而抑陰進陽而退陰陽勝陰者常吉陰勝陽者常凶莫非自然之理也是法窺見此妙雖微黃石文成亦豈常人哉予家先大父蓄此書甚敬信之紙背有紹興十一年某兵官記所占驗事三象內第七卦爲人剪去歲久紙爛祭法以後殘缺俾兒輩重寫因題

時所性文鈔後題

吾邦素爲文物之淵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

干餘人而莫盛於葵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鍾
長卿率其家羣從子弟十數人悉從公游又爲葵之盛若雲若瀾若
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沂洛詰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
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少章字天彝瀾之季子雖不及公門而
習聞父兄以熟又天才絕出能推明闡大之著撰爲最多鄉先輩中
傑然者也某早聞先生長者稱其文極意訪求始於親友陳氏得所
性前稿十卷時子自序云新天子卽位之十九年年四十有五蓋淳
祐癸卯也其詩文各以類從謂是料簡十分之一爾次於金華游氏
見所性稿類分而無卷其所作逮寶祐末似是晚歲全書欲假而不
可意常慊然也近從葉君審言得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王
子惟用編年不復銓序凡三十六卷而第九卷至十六卷缺幸獲傳
鈔而又恨其不全因念非得游氏本不能足之間語葉君君假以來
於是復爲鈔補而總爲目錄紀之合詩文數千篇爲二十冊亦盛矣
其中有係於經史者易序贊詩論語孟子贊說讀二漢史雜書戰國

策雜事篇若其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册皆無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者而已蓋嘗稽諸成公之教主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微本乎經術而不廢詞藻之華故舉業課試之文獨麗澤兼行其所以作人蓋本末具舉能進於是者亦夏平難矣今觀時子之學根極宏深貫穿幽邃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奧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畧無所不覩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晉魏文用師法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才也矧其知尊考亭之學而敬其徒

如稱張文元德李敬口先生白鹿洞諸作及吾鄉王何二公之類

議論未嘗少悖可謂

無忝成公之門者矣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荐者擢史館檢閱未上而罷固其自負高忌者衆之所致晚益落落子女俱喪煢然自傷慙枉平生之心乃手自編次具見於所爲序冀覽者毋以露才誚我哀而存之愚嘗讀而深察其意往往見其嘆時世之叔季陽德之衰口凜乎旦夕之憂而悲夫嘻嘻者之猶不悟也則其自傷又豈獨文而

已哉然異時士以文取顯耀時子之文何啻度越時輩千百而卒窮以死彼其傷時人之不知而猶冀後人之知使後來果有知之者豈不足以慰斯人於九原而塞其悲也哉此予之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比嘗過清江問其故居高菴大第化爲飛塵百年文獻掃迹無餘幸是編猶存豈可使泯泯沈沒傳而廣之可也古今作者之文嘗患於多少則易傳時子嘗自料簡豈亦慮此萬一遇賢而有力者依倣昔所料簡爲之刊布亦易事爾世未必無其人也姑識于此以俟

柳常博所藏禊帖後題

定武蘭亭昭陵舊石旣亡薛道祖摹刻僅存遂爲他本之冠宋季賈似道購求東南士大夫所藏委其客廖瑩中檢校諸本別取字之善者以磬石命國工王用和刻之號爲最精亞於薛本餘盡下品也趙公子昂書法妙近世每愛臨禊帖旣沒亦爲難得今道傳常博具有之聯爲一卷真可謂三絕矣薛本初屬瑩中今在申屠大用廉訪家賈本或云史八右丞取去今道傳乃於吳君章副樞家搨得之二刻

猶傳定武典刑未泯泯也因念賈氏迷國怙權假文藝粉飾一時以才技自効若瑩中者蓋深知古人筆意然不特此爾其所校刻九經今亦爲天下善本視蘭亭功又過焉是雖不以人廢若其黨附之罪則不以此而少恕也士之所從可不慎哉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寓詞乞巧抱拙終身人或以爲未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淡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旣自比於古之愚者矣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真拙者歟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真蹟後

李方叔以文學受知大蘇公知貢舉欲取而失之卒不第而終觀公

此詩深自愧咎蓋惜當時之失士而非以爲己私畧不置嫌疑其間
廣大光明有古人之風焉異時方叔祭公文云皇天后土明一生忠
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感慨激烈遺佚而不怨兩賢哉
方叔者字允蹈楊誠齋嘗稱其少作思故山賦似邢居實及舉其詩
警句數聯云晚以鵷冠爲雜買場此卷中或記汪季路語其嘗投謁
曾覲覲以啟阜陵不契而罷夫因覲以求知謬矣使其知名託楊公
以傳則不爲此可也嗚呼士之處世或附青雲以顯或附泥塗而汙
觀於李氏子孫者可以審所擇矣

跋王荆公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
今此帖亦云作事紛紛滅裂上聞豈以爲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
書字學王濛要爲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致嚴堂記跋

浮屠氏割恩棄愛自放於禮法之外儒者之道判乎不相人也孝經

曰祭則致其嚴此儒者之言而祭則儒者之禮也惠本師以是名其堂何居竊聞弘明普照大師者惠本之父也以父爲師歿而奉焉堂之所以名也嗚呼父子之道天性也墨者夷之厚葬其親孟子知其心有所不安而故詰之施由親始一言又其本心之明不可得而息者是以卒能慨然而受命今惠本有取于夫子致嚴之訓其過人遠矣使有孟子者因其明以發之則一歸於正豈出夷之下哉

劉謙字說後題

程子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其釋大象曰外卑下而內蘊高大朱子亦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國學劉生名謙前歐陽祭酒字以蘊高且發明有而不居之說以告之其義取程朱正矣頃愚嘗讀易至是卦竊以爲一陽在五陰之中九三爲成卦之主通一卦觀之則亦小蘊大卑蘊尊虛蘊實之象雖與上下二象地中有山異而義亦無不合故彖經曰謙亨君子有終而傳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九三二爻獨曰君子有終與彖合聖人所指亦有在矣因生示

此卷輒附其說以就正於有道焉

述律元帥復姓卷跋

契丹肇述唐末盛強於五季述律者其后族姓也又以蕭並稱徵之史可見金滅遼改述律爲石抹辱以其國賤者之稱不道甚矣今雲南元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雪數百年之恥而攄祖考之憤其志可謂壯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以惡姓妄加諸人有不可改乎此所謂自外至者矣然卷中所謂述律爲蕭系出梁武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絕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崛起特與而自爲姓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于一耶願從存道問焉以祛所疑

道源文獻錄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僞學之禁至今言之者未嘗不爲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下之善類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召程氏門人而道學禁至是復詆

以僞凡三變矣馬公幾至斷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喪千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賢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也忠定有定策大勲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此極則尤可憾爾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爲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爲而熾是禍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爲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爲江左慶元僞禁又甚則勢愈蹙而時益季幸而侂冑之誅足以頗伸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臣有負于天之啟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絕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氏之書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茲固排禁扼塞者有以啓之於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在也忠定諸孫某錄其祖之言行出處而併附以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錄嗚呼朱子之道行則忠定之志不沒茲固相爲無窮而其可以爲世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右東坡先生枯木竹石及逃禪楊補之墨梅折枝二作雖不同時皆絕品也東坡一代宗工使補之早及其門被賞識豈減文與可李伯時輩哉然坡公之畫人見之者特以爲文章學行之餘事補之爲人有高節文詞字畫皆清雅道麗而世獨以梅稱士之以藝名者真乃不幸哉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房山高尙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自楊凝式上訴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壒之表宜夫二人者之相得爲深也某於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間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芳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爲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欺子敬父以未識爲恨耳泰定初明仲來爲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爲

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絕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潔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子侍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嗚呼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予推敬之故見輒道予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沒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携此卷來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坡公書東臯子傳

昌黎韓公謂醉鄉之徒偃蹇不與世接猶未能平其心於是焉託昏冥以逃者也東坡謫惠州日自釀酒與野人道士同醉殆亦有託焉爾其自言飲少而見人酣適則同其樂者未知視屈大夫餽糟啜醢之意何如也某性不解飲飲不至一合數年前因強飲致目眇腸癖今遂根著不去聞杯罍氣則疾爲之動蓋絕之矣然在官居鄉宴集未嘗不與不敢以己之不飲而妨人之飲每低首煦煦導人爲歡而與之處者祇見其枯燥嚴冷以爲厭苦近覺其然一切謝拒遂無復

與爲儔侶者雖欲効東臯子東坡翁所爲不可得矣因覽此卷爲之太息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益之之所作也乙亥之夏某病目甚劇至秋稍平則以文字承教於君君勸以省讀省思毋爲此無益也一日忽寄是書來且以詩言之曰吾欲子之見之爾慎無和也蓋君平時罕作詩以爲不發於興趣之真不關於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苟作哉觀其文貌音節上溯晉魏而興寄高遠旨味淵泳則有得於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既不鄙而教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愛我君之于我乃至此哉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某歸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絕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實稀因敘梗槩于後爲之輟筆泣然

司馬丞相人物記

右溫國司馬文正公人物記考其間書元祐元年或書丙寅正公爲

相時也蓋因其所見所接者記之而時疏其才行賢否于下他日所以黜陟進退者在此亦昔人夾袋之意真宰相識業也當是時公已有疾方延見天下士大夫不舍日夜而又手白疏寫不以爲勞則雖周公之吐哺握髮其何以異於此哉天不少延不得究其引用忠賢之志而所記如蔡京卞曾布輩亦未知其何以處之也嗚呼惜哉此冊有宋孝宗標題史彌遠跋語彌遠能言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能事而身自戾之亦一鑒也元識二十七葉今缺一二藏趙貞獻公孫璉家

題危太朴所藏諸卷

范德機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於其人則曰風塵物表於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於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觀范君德機詞翰而想其人真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某試禮部君時爲彌封官事已往謁則已赴江西憲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爲恨耳